

候选人之间的**明争** 干部派系的**暗斗**

长篇原创反腐小说

郭俊明 陈建祖 著

选举

xuanju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80755

情与理的冲击

理念

隐现



长篇原创小说

郭俊明 陈建祖 著

选举

xuanj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选举/郭俊明, 陈建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81139 - 164 - 0

I. 选… II. ①郭…②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247 号

选 举

XUAN JU

郭俊明 陈建祖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19.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164 - 0/I · 013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选举

- 第一章** (1)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提名,曾传薪和牛子甫坚持不退。
王壁为避嫌远离省城。
- 第二章** (10)
老代表伍月兰逼着粮食厅长写了一张偿还农民粮款白条的条子。
- 第三章** (14)
曾传薪为提名而论道,在宴会上与周代直面相遇。
- 第四章** (23)
“当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得学会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牛子甫的格言。一句话唤醒内心深处的竞争欲望。
- 第五章** (29)
钱淇的好心没得好报,却引起其它几位副省长候选人的不满。
- 第六章** (34)
韩绪堂无意中错过一个与阎炜生沟通的机会。
- 第七章** (41)
牛子甫与学生时代的恋人相会,回忆的却不是爱情。
- 第八章** (47)
赵致远、韩昆、李望之、孙苇当面责难周代对钱淇的偏向,周代针锋相对,坚持自己的看法。
- 第九章** (54)
东方未明自己也说不清她对曾传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坚定地站在曾传薪的身后。
- 第十章** (63)
在代表团长会议上,杨黍离的话让周代大吃一惊。
- 第十一章** (68)
昔日的辉煌让王一中倍加伤感,郭祥的一席肺腑之言,也让他略感欣慰。
- 第十二章** (75)
周代没有在意郑斌的冷淡,却偷偷地去听家乡的音乐班子的吹打。

第十三章	(81)
第一次预选,钱淇没有过半数,有人举报钱淇,周代大怒。	
第十四章	(86)
预选结果出来之后,曾传薪第一个打电话给东方未明。	
第十五章	(89)
为了保钱淇当选,几位副省长候选人被周代叫去谈话,钱淇以为在后面做手脚的正是他们。	
第十六章	(94)
犹豫再三,伍月兰还是投了曾传薪一票。	
第十七章	(100)
现在就是个行动的年代,空话没用,先行动再说——牛子甫的话。	
第十八章	(105)
周代感到了一种挑战的力量向他逼来,也让他感到了一丝孤独。	
第十九章	(110)
为了争取伍月兰这一票,牛子甫承认自己卑鄙。	
第二十章	(117)
赵致远想促成钱淇和其他几位副省长的沟通和解,但钱淇拒绝了。	
第二十一章	(121)
王壁在世外桃源一样的水利工程悠闲地钓鱼。	
第二十二章	(126)
周代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强调:守土有责,哪个代表团出了问题,拿团长是问。	
第二十三章	(134)
王舜英对牛子甫竞选副省长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情。	
第二十四章	(138)
刘千军的单纯恰好给钱淇帮了倒忙。	
第二十五章	(143)
韩昆下决心用权力交换选票。	

目录选举

第二十六章	(148)
两个酒场,两样风光。	
第二十七章	(154)
曾传薪纵论下届政府组成的格局以及自己的位置和各人的短长。	
第二十八章	(158)
“小飞机”把钱淇拉到哪儿?	
第二十九章	(164)
姜林痛击韩昆,但最后无可奈何地成为交易。	
第三十章	(173)
孙学武召集开会,钱淇不到。一点失误,让李望之大为光火。	
第三十一章	(178)
一场虚无缥缈的对话。杨黍离请曾传薪吃饭。	
第三十二章	(185)
李望之找到王壁,但王壁给他的是一盆冷水。	
第三十三章	(190)
高速公路塌方,刘千军感叹:怕鬼,鬼就来了。	
第三十四章	(195)
会场一片寂静,结果出乎周代意料。	
第三十五章	(201)
为了保证杨黍离的当选,J地区的全体代表投了独票。	
第三十六章	(208)
杨黍离的解释。	
第三十七章	(213)
牛子甫把购物券发到伍月兰的手里。	
第三十八章	(219)
牛子甫终于和周代亮出了底牌。	

第三十九章 (225)

李望之和周代要挟不成,只好求救于王壁。

第四十章 (231)

对一幅画的不同感想。曾传薪坚信自己的胜利。

第四十一章 (237)

牛子甫和韩昆的交易。

第四十二章 (244)

曾传薪和周代正面交锋,他相信他的思想能战胜世俗。

第四十三章 (252)

牛子甫见王壁之后,郑斌告诉他不妨和曾传薪联手。

第四十四章 (257)

C市代表团的讨论。

第四十五章 (260)

郑斌觉得他不能再沉默。

第四十六章 (265)

孙学武的忧虑。

第四十七章 (273)

王舜英为报复牛子甫而为曾传薪拉选票,遭到东方未明的奚落。周代把老家的音乐班子请到大会上。

第四十八章 (281)

最后一次代表团长会议,伍月兰的大彻大悟之言,两个代表团的联欢,让人们忘乎所以。

第四十九章 (292)

周代不得已请出了王壁。

第五十章 (300)

离最后的选举还有一个小时。

第一章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提名，曾传薪和牛子甫坚持不退。
王壁为避嫌远离省城。

“啪”——

周代的右手重重地打在自己的脸上，疼痛在手掌和脸之间爆了一下，他的心好像被一根针刺了进去，从头到脚紧紧地一缩，又猛地一颤。过了许久，他才把手从脸上拿下来，灯光照出手心里的一个红红的血点和一只蚊子的尸体。他狠狠地朝手心唾了一口，随即拨了一个电话号码，那边刚刚摘机，他就对着电话训斥道：

“你怎么搞的，楼上这么早就有蚊子了？”

说着话，他把手顺便往眼前的一张纸上一擦，手上的血迹和蚊子的尸体以及吐在手心里的唾沫都擦在一串名字上。这情景让他心里更加恼火，说话的声音更大了：“明天我再看到楼上有一只蚊子，你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长就别想再当下去了。”

那边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说：“一只蚊子也让你生这么大的气，一个省委书记连这些小事都管，还不把你累死。你放心，我明天让人把楼上统统打一次药，保险你连蚊子腿也看不见。你把我的好事也惊了……”

周代没好气地说：“我没工夫和你开玩笑，明天我只要看见半只蚊子，你就趁早卷起铺盖回老家种地。”

机关事务管理局长是周代的老同事，原来在一家工厂当头儿，周代来当省委书记，他的厂也破产了。他来找周代想重调一个工作，周代对他说：“你也就是侍候人的料儿，来当机关事务管理局长吧，别的事你也干不了。”就这样他当了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别人知道他是周代的老同事，这个局长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位置，所以也没有人说什么。有了这一层关系，他平时和周代说话随随便便的，从来不把周代当一个大官儿看。周代对这种事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工作干好就行了。

周代放了电话，想了想，这些事是不该他管，半夜里打这种电话，有失体统。他点上一支烟，解恨似的猛吸了一口，才把目光落到眼前那张写满了名字的纸片上。可是看到那只已经碎成一团的蚊子尸体，恼怒又从心

长篇原创
反腐小说



选举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提名，曾传新和牛子甫
坚持不退，王肇为避嫌远离省城

底冲上来，打着打火机，把那张纸和蚊子一同烧成一团灰。他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笔，想把那些名字重写一遍，偏这会儿一泡尿憋不住，气得他又骂：“他妈的，尿泡也添乱。”

楼里还不很安静，不知从哪些房间里传出说话声，还有敲击电脑键盘发出的“啪啪”的声响……周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空气里有一种让他醉心的东西。走进厕所，有一个人影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也没在意。当他站在小便池边的时候，这个人过来给他打开水龙头。大概是觉得开得太大了，又拧小了一点。周代撒完尿，往外走的时候，才看见堵在门口的人是T市的市长牛子甫。牛子甫笑着和他打招呼：

“周书记上厕所哪？”

“牛子甫？半夜三更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在组织部李处长那里坐了坐，他是我同学。”

周代没有再问什么，往外走，可是牛子甫堵着门口，对他说：“周书记，正好在这儿碰上了，有几件事顺便和你说一说，工作上的。”

周代没好气地说：“这会儿说什么事？”

牛子甫加重语气说：“这事很要紧，你不说个话，我心里没底。”

周代只好停住脚步，接过牛子甫递过来的一支烟。牛子甫心思沉重地说了几件事，周代开始还提高警惕地听着，后来松了口气，没有等牛子甫说完就截住了他的话，说：“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鸡毛蒜皮，省里有文件，你照着文件精神做就是了，不用和我说。”说完推开他就往外走。牛子甫也没有再拦。周代走了几步，猛地想起什么事，回头叫牛子甫，牛子甫好像知道周代会叫他，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

周代问：“这一次你们代表团里有人提你做副省长候选人，是怎么回事？”

“这事我事先不知道，是下面的人提的。”牛子甫的脸上露着无奈的笑容。接着他保证说：“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一点也没有活动，就连暗示也没有”

“你小子市长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想当副省长了？我告诉你一句实话，这一次副省长没有你的份儿。你年纪轻轻，让你当省会的市长已经是鞋帮子做了帽檐儿，够高升的了。你不要再捣乱。”

牛子甫顺从地回答：“是。我也这样想。”

“那组织部劝你退你为什么不退？还用我亲自和你说吗？”

牛子甫笑了笑，说：“我知道我没戏。一来是我年轻，二来我才当市长，几个人提我，对，是三十几个人提我，这是他们的好意，我也不好意思驳他们。我肯定选不上，我想与其让别的有竞争力的人参加竞选，还不如我在那里做一个摆设，就算让我见一见这个世面。你说呢？”



周代也笑笑说：“还算你有自知之明，料定你也没有戏。提你的那些人不过是在你面前买个好，因为你当他们的父母官嘛，选上选不上，先在你跟前立个人情账户，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支取，你小心一点吧，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不是？退不退，你自己考虑，我给你留一个余地，就是到临选那一天再退也来得及。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我要是发现你小子在下面活动，拉选票，干扰正常的换届选举，哪怕是拉一张选票，我就先把帽子给你摘了，再把你屁股下面那张椅子搬了，你要不信咱就走着瞧。”

牛子甫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是……”

周代走出去几步，又返回身来对还站在那儿的牛子甫说：“这些日子少来省委楼里转，让人们知道了，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我可不愿意惹这身臊气。为了让你当市长，已经叫人把我的祖宗三代都骂了。”

牛子甫又赶紧点头说：“是是是……”

周代回到办公室，看一看烟灰缸里那一堆纸灰，只好把那张纸上的名字再重写一遍。一串名字从他的笔下滑了出来，如同一串印章。只是最后一个字被钢笔里溢出的墨水洇成一个黑团，就像钢笔里下出的一个蛋。他对着那钢笔唾了一口，同时打消了重写那个名字的念头。

本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各种例行的报告已经做完，代表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些名字上了。或许他们从报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名字上面，因此，除了各种会议简报上那些公事公办的话，周代听到的和反映给他的，都是关于省长和副省长候选人的消息。今年的候选人提名与以往有了一个不同，那就是根据新的选举办法，代表们可以自己提名省长和副省长候选人，三十名代表以上提名的候选人与省委推荐的候选人有着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样的参选资格。这意味着省委提出的候选人将面临公开的直接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多年来的那种选举程序将被打破，一条路变成了许多条路，每条都很宽阔。事实上，这个办法也不是本次会议才有的创举，过去许多次都是这样。规定代表另外可以推举候选人，甚至在投票的时候也可以另选他人。只不过，人们每次都没有当真。而这一次，好像人人都当了真。

在大会组织代表们学习了一天的选举办法之后，周代代表省委表了态，要代表们大胆地自由地推举自己满意的候选人，省委决不干预任何一个代表的提名和投票权利。省委副书记郑斌冷冷地提醒周代说实行这种选举办法，已经有几个省把省委推荐的候选人选掉了。周代不以为然地说：“我相信在我们省里省委的意见和代表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矛盾。虽说谁都可以上台唱两嗓子，可是要当个主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周代的话很快就传了出去，紧接着各个代表团就乱成一团。两天过后，一大串名字就摆在了周代的桌子上。周代看到那一大串名字又好气又好笑。晚

选举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提名，曾传薪和牛子甫
坚持不退，王壁为避嫌远离省城

上，他把C市代表团团长、C市市委书记谢守中叫到办公室，问他怎么回事，C市代表团怎么提了那么多的名。

参加本次人大会议的各地市代表团，都是党委第一把手任代表团团长，而不是按常规由各地市的人大主任或人大主席团主席任团长。这是周代的主意，他对自己的这个主意还很得意。省人大主任吴岩提出这个问题，周代说这是为了保证选举顺利。吴岩本来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可是不知为什么，周代同意他再留任一届人大主任，也许是为了感激周代，吴岩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谢守中也已经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本来他想到省里当一个人大副主任什么的，可是省委只安排他当了一个省人大常委。许多年前，周代和谢守中曾在一个煤矿里共过事，算是老朋友，他们平时见面都是随随便便的。周代先和谢守中开了一个玩笑，谢守中却心不在焉地没有答应，周代接着问他C市代表团怎么提了那么多名，谢守中没好气地说：

“你不是让代表们大胆地自由地推举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吗？圣旨之下，我能不让他们提？”

“那也得有个组织和规矩，不能放了羊。要是谁都可以参加选举，那还开人大会议干什么？要你这个代表团团长干什么？就是让你把关的。”

谢守中懒洋洋地说：“那你撤了我算了，我本来就不想干。再说，开人大又没有我什么事。”

周代大叫起来：“谢守中，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对得起你。不是我，你上一届就该下了。是我让你多干了一届。你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让你做个常委，还算给你一个面子。告诉你，谢守中，你就算一条狗，也得给我看好这一次门。你把你的代表召集起来，让他们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提名撤了。什么乌龟王八都想获得提名，这是选省长，不是选放羊汉。”

谢守中还那样懒洋洋地说：“要说你去说，我是不当这个恶人，一个要退的人了，惹那些是非干什么，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再说，那些来活动提名的人手里都提着猪头，见庙就烧香磕头进贡。过去谁给人大代表送过礼，选谁不选谁，还不是组织一句话。谁见钱怕钱扎了手，吃了人家的嘴软，不就是提个名，谁心里也清楚，进了庙不一定就能当得了神仙，先捞点现成的再说。眼下这个样子扯淡，等到了正式选举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候选人来这一套，才要你的好看呢。”

周代喘了一口粗气，说：“送点礼也可以，不要行贿就行。看来，你还是替我着想嘛。到底是老朋友。”俩人沉默了片刻，周代换了一个话题问：“伍月兰怎么样？她参与了这些活动没有？”

谢守中说：“不知道。她是省里唯一的一个连续九届的人大代表，她干什么，我怎么敢管。”



周代说：“她在代表中有相当影响，她不参与，就能影响一批人。你也和她交代清楚，不要让她陷到这里面去。”

“你还不清楚她吗？从解放后当第一届人大代表到现在，哪一次不是组织让她选谁，她就选谁。她参与不参与，我不知道，我什么话也没有和她说过。”

周代突然笑起来，递给谢守中一支烟，俩人都大大地抽了一口，吐出两团浓浓的烟雾。周代说：“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有气。算了，闲话少说，公事公办。作为一个代表团团长，守土有责。C市代表团再有事，我拿你是问。”

和谢守中谈过，周代又和其他九个地市代表团团长谈过，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本来他的原意是让这些地市委书记任代表团团长可以保证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可是，十个地市委书记中有六个都面临着重新安排，不是对自己的去向不满意，就是对自己的去向心里没底，心全不在会议上，他们对那些到他们代表团里活动提名的人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周代隐隐感到，这也许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不过，他没有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他不相信这是个错误。

周代对各个代表团的工作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况且情况就像谢守中说的那样，那些参与提名的代表都是收了那些被提名的人各种各样的好处，要他们收回自己的意见也难。再说，选举办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不算违纪，不便硬下令。周代觉得这样不行，要出乱子，下了狠心让省委组织部出面劝说那些被提名的人自行退出选举。这得冒一点风险，他一走出这一步，随时会有人说他出尔反尔，自己规定的东西自己先不执行，说重了，就成了限制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破坏选举。周代想到了随时可能挨这一剑，所以先把刀架到别人脖子上，事先在一次会议上放了一点风，说如果那些人不退，就要认真查他们请客送礼搞贿选。结果让周代感到意外，组织部没有几句话，那些被提名的人纷纷就退了，而且没有人站出来说那句话。他们心里明白，省委组织部会出面来劝他们退，这就是说省委不会让他们参选，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们都不敢坚持到底。省委不支持，他们当选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再说周代要查他们请客送礼的事，这种事周代是做得出来的。万一选不上，再查出这种事，那他们原来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得搬家，他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出一出这个风头也算是达到了点目的，上一上这个台面，为下一次做个铺垫。

最后，只有两个人不退，一个是牛子甫，一个是曾传薪。

周代写完了那些名字，当然那些面孔也和他对峙着，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一时也想不出来，只好对着他们出神。赵致远、钱淇、孙苇、李望



选举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搅名：曾传薪和牛子甫
坚持不退，王壁为避嫌远离省城

之、韩昆，这是上届的副省长，也是本届省委推荐的经中央同意的副省长候选人。杨黍离，这是J地委书记，是省委新推荐的副省长人选。牛子甫和曾传薪的脸同时在他的面前闪了一下，牛子甫隐去了，最后留下曾传薪的那一张脸和曾传薪的话：

“我不退，既然代表们推荐了我，说明他们信任我，我怎么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呢？选上选不上，看代表们怎么投票吧。”

话是负责劝退的一个副部长传给周代的，周代生气地对他说：“一个部长，连这么个工作都做不了。你告诉他，他自己不是本届人大代表，一无团，二无钱，三无权，这些年他对省里的工作也没有做出什么大贡献。在下面进行这种活动，本身就是犯纪律的。要他好自为之，不要干扰换届选举。”

那位组织部副部长去了不久，却传回曾传薪更强硬的话：“正因为如此，才可以体现民主意志。选举办法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的，我怎么犯纪律了，再说，省委怎么可以自己规定的东西自己不执行。我就是要看一看我这‘三无’候选人能不能选上。”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周代狠了狠心，让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郑斌出面劝曾传薪退出。但郑斌却说：“这个选举办法是大会通过的，也是省委主持制定的。我一出面，就让人认为省委出尔反尔。这对省委的威信有损害，也是对大会的不尊重，容易引起混乱。再说，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他们这些代表自行提名的候选人是否能够当选，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

周代想了想，郑斌的话也对，因此没有再对曾传薪说什么，同时他也相信，他还完全有能力保证选举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这两个人还不会对大会造成什么影响。

周代这才想起应该看一看是哪个代表团为曾传薪提名的。提名曾传薪的并不是他曾经工作过的X地区，而是另一个地区的代表团，这几十名代表似乎和曾传薪并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周代对这种提名不太在意，即使他们提了，他相信只要省委出面劝退，他们都会退掉的。曾传薪硬顶着不退，实在是他没有想到的。

周代手里的笔在曾传薪的名字下面戳了好几个点，从喉咙里发出几声冷笑。这时一只蚊子在他的耳边发出一阵嘶叫，他猛醒一般把自己的表情收起来，只是想到曾传薪话里的高傲，才觉得对着曾传薪的名字笑两声也不为过。周代没想到曾传薪竟认同那个“三无”候选人的说法，可是他不认同又要怎么样呢？他实在就是“三无”候选人。

关于曾传薪的简历，他不用再写了：五十一岁，曾任Y县县委书记，十年前作为本省的改革人物名噪一时，现任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周代



的前任对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挺重视，每做一件事都要让体改委做些什么论证之类的事，理论上先有一套。周代上任以来，从来没有让体改委做过什么，他对那些不感兴趣，他对全省各级干部只有一句话：干事，干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别的都扯淡。他又抽了一支烟，才算把曾传薪的高傲带给他的不快冲淡，大度地想：既然他不退出竞选，又有代表推荐，且又有大会选举办法做他的后盾，那么看上帝会不会站在他的那一边吧。再说，曾传薪工作过的X地区代表团并没有参与对他的提名，单靠那几十名代表，还不至于对其他的候选人造成什么冲击。

明天，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周代可以不参加这种会，可他自己提出要参加，并且要亲自回答问题。他预料到新闻界的人士会对代表们自己推荐副省长候选人的问题向他发出提问。在离开办公室前，他想了想明天将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几句话，他自信他的话是得体的：省委会尊重代表的意愿，因为代表的意愿和省委的意愿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代表们自己推荐出的候选人将和省委推荐的候选人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我相信，省委也相信，代表们会选出自己满意的省长和副省长。可是，周代在出门的一瞬间，好像对自己的自信有了一点怀疑，又返回去，拨通了王壁家里的电话。

王壁听到电话铃响，习惯地看了一下表，时针和分针正好重合在零点上。

五年前，刚刚就任省委书记的周代决心上马一个引水工程，他深知缺水是这个省的心腹大患，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发展都谈不上。引水工程一开工就在省内外引起不同反映，一时议论纷纷，且工程艰巨，耗资又大，周代坚信引水是一个正确的决策，硬着头皮也要上。工程开工之后，周代想没有一个省级干部出任引水工程总指挥，无法协调各个方面，可是他谈了几个人，都面有难色，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工程成败难料，生怕自己陷进去。这时，副省长王壁对他说：

“反正我也该退了，当引水工程总指挥吧，也算最后为全省人民做一点好事。请省委考虑。”

周代深为感动，觉得这是王壁替他冲锋陷阵。王壁上任的那天，他的老伴不幸病逝。王壁得到消息，却没有和任何人说，一直到主持完开工典礼才赶到医院。女儿王舜英迎面一顿大骂：

“你一个快要退下来的人逞什么能？我妈跟你一辈子，临死你都不能陪她一会儿，她就想再和你说一句话，再见你一面……”

王壁在老伴跟前坐了很久，才平静地对王舜英说：“你的名字，是你妈给你起的，取得是诗经上的一句话。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



选举

新的选举办法实行，众多人活动提名，曾传薪和牛子甫
坚持不退，王壁为避嫌远离省城

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你姐姐叫舜华，可惜早不在了。”

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王舜英把王壁的话全当了胡言乱语，只骂他不近人情，王壁许久无言，最后长叹一声。

王壁老伴去世的第二年，王舜英不知为什么和丈夫离了婚，搬回家里住。王壁也没有再续新弦，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只有两个身影不太活泼的人挪来挪去。王舜英离婚之后，索性连公职也辞去了，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当起了总经理。王壁和她说过省里有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许经商，王舜英说：

“你憋了我那么多年还不够吗？现在你已经不是领导干部了，还管我这些事干什么？再说，我也不会沾你一星半点的光。”

“可我还是引水工程的总指挥。”

“那算一个什么官啊？不过是一个受罪的差事罢了。别人不想干，也不敢干，你去逞能。放心，我的生意做不到你的引水工程上去。”

王壁做了两年多一点的引水工程总指挥，工程也有了一个眉目，于是他向周代提出他彻底退出。周代苦苦挽留，王壁说万事开头难，现在工程已进入正轨，我再占着这个位置，该让别人说我是弩马恋栈了，让更有能力的人上吧。周代挽留不住，破例地用自己的钱在一个饭店里请王壁吃饭，算是表达对王壁最真诚的谢意。吃饭间，周代对王壁说：

“你老是省里的老副省长，又在四个地区担任过地委书记，现任的五个副省长里，就有四个是你当年的部下，七个地市委书记里，也有四个是你当年的部下，你可要好好支持我工作啊。”

王壁淡淡地一笑，说：“我退就是退了，他们现在应该听你的，听省委的。再说，人一走，茶就凉，也是一种时尚，我的话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耳旁风而已，你就放心吧。”

周代的电话打到王壁家里的时候，王舜英正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一部法国电影——《情人》，而王壁自己关在自己屋子里看《资治通鉴》。电话铃响了半天，谁也没去接，都以为是找对方的，最后还是王舜英接了，她听出是周代的声音，喊了王壁一声，对他说：

“向你讨教来了。”

王壁拿起电话，不动声色地听着，那边周代说完了，他说：“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情况已经不太清楚。我相信省委的安排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就按省委的决定办就是了。”

周代那边用恳求的口气一定要让王壁说一说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曾传薪被提名的事，他想知道曾传薪在X地区有多深的群众基础。王壁斟酌半天，说：“曾传薪当县委书记是我提名的，他当了县委书记不久，我就调任副省长，地委书记就由阎炜生接任了，他比我更了解曾传薪。至于其他

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王壁好像听到周代在那边深深叹了一口气，可是他只能说这么多，没有等周代再问什么，他先放了电话。王舜英对他眨眨眼说：“我猜得对吧。周代名义上是向你讨教，实际上还不是怕你的那些老部下们出事，先把你安抚好，到时候再让你去安抚你的那些老部下们。”

王壁有点不高兴，说：“这些事你少插嘴。听到是我的电话，给我就是了，不要在旁边说三道四，让人听见不好。”

王舜英不屑地撇撇嘴，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故意把关门的声音弄得很响，好像不经意踏响了一颗宿命中的地雷。王壁知道王舜英是对他的这种一本正经不以为然。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合上书，躺到床上，可一点睡意也没有，只好叹一声：人老了，鼻涕多了觉少了。朦胧之中，王壁可以看得到墙上有一个模糊的影像，对于他，那是一个十分熟悉的东西，可是有一个瞬间，它却遥远得让他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他的心境特别特别空旷，因此他此刻想凝视什么，于是他就盯着墙上那个模糊的影像，就像一个哲学家对着一无所知的某种事物。这时候，他想起了周代请他吃饭的时候说过的话，猛醒一般的想到，周代是怕他参与和操纵这一次省政府的换届选举，所以来这个电话试探他。他认真地想着刚才的话，有没有说错了的，最后他放心了，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说错，再说，他确实没有心思再去参与这些事情。黑暗中，他自己轻轻地笑了一下，不知是笑周代，还是笑自己。

长篇原创
反腐小说





选举

老代表伍月兰逼着粮食厅长写了一张偿还农民粮款白条的条子。

第二章

老代表伍月兰逼着粮食厅长写了一张偿还农民粮款白条的条子。

伍月兰再过几天就七十岁了。她从来没有想到怎样引人注目，可是从1954年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她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代表里只有她一个人穿着一件中式褂子，一双布鞋（是她自己做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四十多年过去了，只有她这一个兵与这一个营盘共始终，即使她再年轻，也会被看做是古董。这不是拍卖行，人们不会以一种看古董的世俗眼光来看她。任何人都不会对一件古董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谁看到她的那一头白发，都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一种自己不可企及的深沉与久远。她从十八岁起就当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模范一直到当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按照国家干部年龄规定她早就该离休了，可谁也不敢和她提起离休。周代当省委书记之后，专门给她拨了一辆“桑塔纳”轿车，说：就凭这个资历，这辆车得一直侍候老人到死，经费从省里出。伍月兰对周代说：我一个老婆子，不进州府，不进京，要车干什么，让老百姓戳我的后脊梁。周代说：我的主意我顶着，让他们戳我好了。伍月兰心惊胆战地坐着那辆车去开各种会议，除了她，除了这种事情，谁也不能坐。但是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她的孙子。她的儿子想享受一下她的这个特权，就得动用她的孙子。伍月兰不无感伤地说：唉！老了老了，倒让孙子管上了。

在C市代表团下榻的宾馆里，伍月兰单独住着一个房间。她不愿意和别人住一个房间，别人也不想和她住一个房间。而对于大会，则是在表示着对她的一种特殊对待。她对电视有着天生的厌恶，除了新闻联播之外，她几乎不看任何节目。吃饭、开会、看文件，是她多年来固定不变的三部曲。即使是再大的舞台，一个角色演久了，一切也就成了一种程式，程式后面就是一种平静，平静得让人生畏。她对本次大会的选举办法反应十分冷淡，代表团组织学习，又组织讨论，谢守中问她有什么想法，她说：

“我没意见。”

除了这四个字，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对吃饭的意见最多，面条总是最后上桌是她数十年来的不满；其次就是开会，没完没了；还有文件，层出不穷的新词让她讨厌透了，在穷于应付中耗尽了她的精力。可是，谁也没